

Y E

Y I N G

星光
璀璨
02

夜莺

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傻？
只因于万千人中
只有你停在了我心上

赫连哀
著



万千少女心中的“最佳男友”
却心心念念邻家的导演姐姐

他护她，代她入狱
却仍不及那个带着仇恨接近她的人

“星光璀璨”系列
抒写娱乐圈最复杂的
爱恨情仇和深情守护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河北文艺出版社

咪咕阅读

Y E Y I N G

夜莺

赫连哀
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莺 / 赫连哀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6. 12

ISBN 978-7-5511-0215-5

I. ①夜… II. ①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7019号

书 名: 夜莺

著 者: 赫连哀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

特约编辑: 欧雅婷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内文设计: 昆 词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47 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215-5

定 价: 2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Y E
Y I N G

▼
目 录

楔子001

chapter 1 / 她二十二岁，他十七岁005

chapter 2 / 我说要全部，你肯给吗？031

chapter 3 / 他盯着她，像是看着什么摄魂的魔鬼055

chapter 4 / 你是第十一个081

chapter 5 / 所以，我们结婚吧103

chapter 6 / 夜莺125



Y E
YING

目
录



chapter 7 / 你怎么能说我不爱你?147

chapter 8 / 我们算什么, 不痛不痒.....177

chapter 9 / 只有他不能欺负你.....199

chapter 10 / 叶瑛啊, 别哭.....221

chapter 11 / 她爱过他, 却也只是爱过而已.....246

chapter / 12 幸福仍在身边.....261

番外 / 一个人的旧时光.....276

• HELIAN AI •



楔子

赖姿有日子没来这种地方了，自从她订了婚，决定做个贤妻良母以后。吧台上，高脚杯里的酒散发着诱人的醇香，微醺的脸埋在亚麻色的长发间，耳边是陌生男人的窃窃私语，她本想报之一笑，胃里却猛地一阵翻滚，推开人跌跌撞撞地跑向洗手间，还没走到，就吐了一地。

朋友赶到时，赖姿正被一众人围着，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。冷冷的一张脸，没有任何表情。

赖姿曾说，如果哪天宋钟仁干了对不起她的事，她要杀了他，从喉咙下刀一路划拉，开膛破肚。为了证明自己言出必行，她特意花三十块钱买了把“王麻子”，只可惜，那把刀除了削水果到最后也没派上什么用场。毕竟，她说这话的时候刚二十四岁，还不知道什么是天黑路滑、社会复杂。

茜哥开着车，对赖姿的遭遇颇有些同情。年少时，爱情是两人共同进步；成年后，你走一步，我才肯走一步。到了赖姿身上，是别人算计一步，她往里跳一步，结果摔得头破血流。

赖姿点了根烟，开始疯笑。

死？她才不会去死。就算要死，她也得死在宋钟仁面前，三尺白绫血溅五步，让他这辈子一听到她的名字就不得安生。

可事实上，不得安生的从来都只是她一个人。

从天堂到地狱，赖姿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。

“知名导演因偷税银铛入狱”的标题赫然出现在各家媒体的头版头条，更有甚者不辞辛苦地挖出赖姿念书时频繁出入酒吧的照片，好用来佐证如今的星二代早就腐朽到了骨子里。

爱情的结束、父亲的入狱、被查封的家产，媒体报刊仿佛亲临者一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，像是追逐腐肉的秃鹫，硬是要把最后一滴血肉啃食干净才肯罢休。

如果说本命年诸事不顺，赖姿不顺得有些过火了。

但是，她认了。

她是死过一次的人，她并不胆怯，也不屈于宋家显赫，她本以为自己能跟宋钟仁拼个你死我活。但是最后，她认了。

她不得不认。

茜哥说，这完全不像赖姿的性格，不像她无法无天的性格。

赖姿别过头，靠在车窗上半天才说了当晚的第一句话：“你还有钱吗？”

真的很难想象这句话会从赖姿嘴里说出来，让她咬牙求别人，简直比杀了她更要命。

幸好，赖姿现在脸皮够厚。她得借钱，借所有能借的钱，她想把老爸从里面捞出来。可宋钟仁打了招呼，她一毛钱都借不到，别说是捞人，连吃住都成问题。

可就算宋钟仁把她逼到这个份儿上，她还是不能去找他，不肯去找他。

茜哥明知道赖姿是被姓宋的抓住了什么把柄，却也没有追问，茜哥太了解她，总想着给她留着那点儿可笑的自尊。

茜哥拿出一张银行卡，钱不多，却是她拍了小半年戏的所有薪酬。如果是从前，赖姿不会放在眼里，但现在这钱至少能帮她找个住处。

茜哥说：“拿着吧，要不是你，我也就还是个跑龙套的。”

赖姿向来傲娇，不喜欢跟别人挤着住，茜哥说，这叫贱，这叫犯贱。

赖姿轻吐了口烟圈，一笑。幸好，茜哥还在，这个狐朋狗友还在。

赖姿把卡还给她：“用不着，你帮我买张机票就成。”

茜哥问：“现在这情形，你还打算去哪儿？”

赖姿不吭声。

“说话啊，哑巴啦？”

赖姿停了三秒，吐了两个字：“香港。”

“什么意思啊？”茜哥皱眉，“你该不会是……”

赖姿看着窗外：“朋友介绍的，靠谱。”

“朋友？得了吧，我才不信。不是，我说你是没吃过亏还是怎么着？”

“那边给的钱是这边的三倍。”赖姿说了实话。

茜哥怒了：“我说赖大导儿，你这一身本事就是为了去给那帮浑蛋洗钱的？现在可算出息了，一作你就往死里作，出门忘吃药了吧你！”

赖姿弹了下烟灰：“只要来钱快，拍什么不是拍？”

“钱钱，又是钱！”茜哥怒道。

平时赖姿虽然颓，但眼神里却从不会有胆怯，不会有慌张，如今她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？

茜哥想到了一个人，他也许能帮得上忙。她打开车窗，散着满车的烟味。

“姿儿，告诉你件事……”茜哥顿了顿，“我今天看见叶瑛那小兔崽子了，在机场。”

赖姿微微一怔。如果说整晚她还勉强能挤出一丝笑容，在听到叶瑛这个名字时，她彻底沉默了。她双腿蜷曲在后座上，埋着头，滑落的发梢擦过指间的烟火，微微烧灼的味道。

回忆太多，悲苦太多，一想起来会让人莫名心酸。

赖姿犹记得，宋钟仁最后说的那句话，不紧不慢地道：“听说，叶瑛要回来了。”

她被这句话吓得发抖。

她被那种语气、那样神情的宋钟仁吓得发抖。

赖姿从小活得就像个土匪，却偏偏有个软肋，那就是叶瑛，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的叶瑛。

宋钟仁在提到叶瑛时特意停顿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赖姿略显慌乱的神情，手心一顿，然后当着赖姿的面将订婚戒指丢进了垃圾桶里。

茜哥知道后拍手称快，说：“宋钟仁要是能把叶瑛整死也算是功德一件。”

茜哥向来不喜欢叶瑛，她多半是把赖姿当下的遭遇都归咎到了那孩子身上。不巧的是，偏偏从那件事后叶瑛混得风生水起，这就更显得赖姿命运多舛，可怜的同时又非常可恨。

车窗外不知何时窸窣窣地飘起了雪花，一片橙光里的车水马龙像是梦境般不真实。

这光刺得眼睛生疼，赖姿连忙避开。

初雪，本该是个浪漫的日子。

冷风吹开赖姿额前的碎发，她隔着车窗，掐灭了烟：“茜哥啊，还记得咱们从前吗？”

茜哥说：“记得啊，一个叶瑛一个你，两个二世祖。”

赖姿若有似无地笑着：“还记仇呢你。”

“可不，我心眼儿小着呢。”

赖姿抬头看着窗外的一切，想起了那个夜晚，若是说熟悉，赖姿竟快要忘了那是多久前的事情；若是说陌生，她却记得每个场景，全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回忆……



chapter 1

她二十二岁，他十七岁

赖姿帮叶瑛逃跑时，她二十二岁，他十七岁。

那夜是北港初雪，赖姿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几乎是命令的口吻，要她去赶赴一场晚宴。说是吃顿饭，其实就是安排了无聊的相亲，相来相去都是一双眼睛一个鼻子，谁也没比谁好到哪儿去。

赖姿不耐烦地挂了电话，把手机丢在沙发上。

卧室里走出的男人缠着白色浴巾，他从身后环抱着赖姿，她被他撞得一个趔趄。

“要走吗？”他问。

“嗯，晚上有个局。”

“赖姿，我看你分明是想躲我。”男人抓着她的手腕说。

赖姿并没有要隐瞒的意思：“陈家格，我以为你心里清楚，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们完了，没戏了。”

陈家格明显不认同赖姿的一厢情愿：“谁说我们完了？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”

赖姿觉得好笑。交往三个月，她才知道陈家格已经有女朋友，她虽然不怕，可也不想引火烧身。

要说多爱，算了，能有多爱？

人总是自私的。我开心，世界才开心。

所以她得踹了他，还得踹得义无反顾。

唯一让赖姿留恋的是陈家格的身体，摄影棚幽暗灯光下的完美轮廓，每一寸肌肤都张弛有力。也罢，她会找到更好的。

赖姿走到玄关，开门，冲着陈家格下了逐客令：“你再不走，我可走了。”

门“唰”地开了，带着屋外的风雪扑了赖姿一脸。

她用手扇了扇，才发现门外站了个少年。

少年穿着浅蓝色的棉衣，微微发黄的发梢落着雪花，漂亮的脸蛋在路灯下显得格外白净。

他是隔壁叶爷爷家的宝贝孙子——叶瑛。

也不知叶瑛在这儿站了多久，都快站成个雪人了。他眨了下眼睛，睫毛上的落雪往下掉，瘦高的个子堵在了赖姿面前。

“怎么，有客人？”陈家格在身后问。

叶瑛听到动静若有似无地朝里瞟了一眼。

赖姿不慌不忙地把门带上，站在屋外，问叶瑛：“你找我？”

叶瑛不说话。

“是有什么事吗？”她又问。

没回应。

赖姿穿着单薄的睡衣站在门口有些冷，她把手抄起来暖和了点儿：“阿瑛啊，你总这么不说话，让我很为难啊。”

少年嘴一抿，不再沉默：“你能送我走吗？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机场。”

“去机场干什么？”她开起玩笑，“你要离家出走啊？”

“你别管。”

“好，我不管。”赖姿说着关门回屋。

叶瑛却一把掰住了门。

赖姿眉毛一挑：“你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，还有，你爷爷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我就不找你了。”

“你等一下啊，让我看看诱拐未成年得判几年。”赖姿作势拿出手机查着。

叶瑛看着赖姿一本正经地查着，手遮在屏幕上问：“你答不答应？”

赖姿说：“不答应！”

他嘴角一抿。

赖姿拒绝：“少给我装可怜啊，快回家去。”

“我会把你的事告诉赖伯伯。”叶瑛默默地朝屋里递了个眼神，威胁她。

“小兔崽子。”她挥起手朝他后脑勺儿抡。

叶瑛像是知道套路一般熟练地躲开了。

“好了，怕了你了，等着我！”

赖姿“啪”地把门关上，其实她哪里是怕叶瑛，哪会为了这种事怕他？顺水推舟罢了。从小到大他所有的要求她没有一样不答应的，她想，就算是叶瑛想要天上的星星，她也会考虑去摘。所以他才肆无忌惮地给她出各种难题。

陈家格看着正穿衣服的赖姿，问：“你这就准备走了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一说要相亲，你就这么大劲儿，是巴不得早点儿甩掉我？”

“对。”

陈家格被堵得没话说，只好换了语气，上前腻歪道：“晚点儿走行吗？再陪我一会儿。”

赖姿推掉他的手：“陈家格，如果你实在喜欢这儿，再待一晚好了。明天一早我回来，希望不会再看到你。”

陈家格也急了：“赖姿，差不多闹够了吧，难道要我给你跪下吗？”

“你跪不跪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俩玩完了。”

他站在她面前，指着她的鼻子说：“赖姿，真有你的！”

她一笑，没有给他任何回答。

“你会遭报应的——”他冲着她的背影喊。

赖姿把门关上，却没挡住陈家格的声音，她看了看等在门口的叶瑛，一笑：“别理他，我们走。”

飞雪封城，路并不怎么好走，两道车灯刺破黑蒙蒙的雾气，车速很慢，赖姿时不时地用余光瞟了眼叶瑛。他应该是累了，倚在车窗上闭着眼睛，眼圈下面还有浅浅的乌青。

她有些心疼。

就这一点，茜哥就嫌弃她到不行，说她简直是母爱泛滥，并且隔着电话控诉，嚷着要她把那个狗仗人势无法无天的赖姿还回来，赖姿狠狠地挂掉电话，心里默默骂了句“三字经”。

原本四十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，T3 航站楼，国际航班，清一色的延误提醒。

叶瑛背着双肩包，迈着步子，慢条斯理地走在连廊，对面是早已买来热牛奶的赖姿。雪水有些湿滑，赖姿踩着高跟鞋险些没站稳，只见她两手一端，满满的牛奶一滴没洒。

赖姿把纸杯裹进叶瑛手心，说：“喝点儿热的，你向来怕冷。”

她只对叶瑛这样，或者说，她总是想尽办法要对叶瑛好。

她心中有愧，哪怕以命相抵。

如果换了别人，她定是一腿劈在人家肩膀上，黑云压城：“天儿冷，去给姐搞点儿喝的。”

这种事，她不是没干过。

叶瑛握着杯子，脚跟一抬，顺势坐在栏杆上。于是赖姿直接照他后脑勺儿来了一巴掌。他向来都这样，不知轻重地做危险的事，哪怕是过江大

桥也习惯性往栏杆上坐，每次都吓得她心惊胆战。

叶瑛露出无所谓的表情，修长的身影像是嵌入了一张风景画。

赖姿用双手比出了个四角相框，几步推近镜头，背着月光将叶瑛框在里面，用拍DV花絮的腔调问：“叶同学，现在总能告诉我这是要去哪儿了吧？”

他不理她。

赖姿抬起脚一踹：“说话啊，哑巴了。”

叶瑛从背包里翻出几张纸，递给赖姿，半晌没吭声。

那是本合同，密密麻麻的中韩双语，赖姿翻看着。依照叶瑛的家世环境，绝不需要赖姿帮忙看什么合同，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赖姿目光落在最后几行字上，她皱眉。

练习生？赖姿觉得他一定是疯了。

叶瑛扶了扶帽子，看着她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习惯上依赖赖姿的决定，好像什么事情只要她点头，他就愿意把它继续下去。

赖姿合上合同，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从口袋里摸出锃亮的打火机，“噌”的一声，火苗蹿出来点着了烟丝，她默默地抽了一口，倚在墙边也不吱声。

她知道他喜欢音乐，她曾带他见酒吧乐队的朋友，载他去乡下采风作曲，她觉得把音乐当成爱好没什么问题。只是他一向单纯，立足娱乐圈这个围城之外，又怎会明白圈里的是是非非？赖姿好歹算半个圈里人，相互算计利用，真假黑白难分，在信息媒体格外发达的今天，有时真的只是一句话，就能要得了人命。

看叶瑛的表情，叶家并不知道这件事。

也是，叶爷爷向来严苛，即便是认可，顾念儿子顾念儿媳，也绝不会允许叶瑛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。毕竟，如今那幢空荡荡的叶家宅子里，只剩下他们祖孙两个人。

赖姿永远记得，叶瑛拿着他录的第一个DEMO给她听时脸上带的笑容。轻缓的钢琴伴奏，干净清亮的嗓音，像是太阳下泛着荧光的汽水泡泡。她第一次听到时，就觉得好听。

你真的无法想象，一个从小沉默寡言的孩子，因为音乐，他的世界开始变得不一样。那时，她告诉他，人，总应该有梦想的。

他把她的话当真了吧，所以勇敢，所以努力。

赖姿闷着气不说话，一个没提防，手里的烟被叶瑛夺了过去。

“哎！”她指着他警告。

可叶瑛已经将烟头摁灭在了手心里，皮肉烧灼的味道。

赖姿眉头一紧，照着他后背就是狠狠的一巴掌：“你傻啊你！”

叶瑛不由分说地从她口袋里准确地掏出烟盒直接丢进垃圾桶。

赖姿没拦住：“你他妈有病啊！”

叶瑛看着她气恼的样子，也不说话，扭头就走。

赖姿对着他的背影无奈叹气，只有认输的份儿：“行行行，我错了。我戒，我戒不行吗！”

叶瑛停住脚步，回头。

赖姿上前，递了个眼神在他手心，问：“疼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赖姿舌头舔过嘴角，一脸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我说不疼。”

叶瑛抬起长长的睫毛，像个成年人一样说：“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赖姿赌气：“放心，没了你，我会过得千好万好。”

叶瑛嘴一抿，不紧不慢地把合同放进背包里：“走了。”

赖姿突然追上去：“阿瑛！”

“嗯？”他回身。

赖姿翻着怀里的钱包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，她把能找出来的银行卡一股脑儿地塞进叶瑛怀里。

叶瑛推托，她就硬塞，她觉得不够又把口袋里的现钞拿出来：“如果缺钱，随时跟姐说。”

叶瑛的表情像是在看一只表演杂耍的猴子。

冬日的飞雪，人影交错的机场，叶瑛排着队一步一步向前挪着，赖姿握着手机将它一次次拿出来，又重新放回了口袋。她实在不知道，究竟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叶家，她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犹豫不决了？

让她猝不及防的还有叶瑛临别的拥抱。

他足足高她一头，她整张脸埋在他浅蓝色的棉服里，鼻息间是淡淡的薄荷的味道，好似夏日里的微风般清凉。他不擅长说话，这次也不例外。

“赖姿。”他喊她。

“嗯，怎么了？”

沉默片刻，叶瑛才开口说：“生日快乐。”声音轻得只有两个人能听到。

赖姿的手僵在半空，脚下乏力，整个身子像是失去了重心倾倒，却又被他牢牢抱在怀里。

眼里有泛起的雾气，可赖姿很厉害，一个笑就把泪又逼了回去，她说：“阿瑛啊，多久的事了，还提它干吗？”

她本来已经忘记，他不该提醒她，毕竟，她没资格过这个生日。

当初如果不是她，就不会有那场悲剧。叶叔叔不会离开，叶瑛也不会变成后来的样子。

即便那件事从头至尾都没人责备过她，赖姿却早已把所有的罪过归咎在自己身上。

此后的许多个夜晚，每当赖姿梦到摇曳的生日蜡烛都会猛然惊醒，她实在是害怕，害怕这些火苗会轰然倒塌，将她所有的幸福吞噬殆尽。

所谓的负罪感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，赖姿比谁都清楚。

那段时间，她每晚都站在叶家窗外，直到叶瑛的房间熄了灯。她像个猴子一样逗他笑，她对他从来都是无条件地关怀，她想把所有的美好都给

他。

可没用，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眼里渐渐失去了光泽。她蹲在地上，看着蜷曲在床底的小叶瑛，漂亮的脸蛋上蹭满了灰。她一遍遍叫他的名字，他却缩着脑袋不肯出来。

有次她急了，失去耐心了，她趁家里没人拎着他的衣领像拖小狗一样把他拽到那个烧焦的楼顶，然后一屁股坐在楼顶的栏杆上说：“小子，你是不是恨死我了？是不是？好哇，要不要我去找你爸？要不要我现在就去！”

她真想跳哇，哪怕摔得粉身碎骨也好过他用那种眼神看她，他一定恨死她了。

十几米高的顶楼，风很大，被火烧过的栏杆吱吱作响。叶瑛抬起头，薄薄的刘海儿下依旧是默然的眼神，他伸出小手一点点地爬上栏杆，坐在她身边。

两个月，他对她讲了第一句话：“真能见到吗？”

凉凉的风，淡淡的语气。

“爸爸……”他翻坐在栏杆上，盯着楼下的车水马龙，漂亮得像个瓷娃娃，“跳下去就能见到爸爸吗？”

他抬头看着她：“你不要赖皮啊。”

她慌忙扯下叶瑛把他紧紧抱在怀里：“臭小子啊，爸爸不在姐姐还在啊，以后我会像亲姐姐一样照顾你，你一定要快点儿长大，对，我们阿瑛要快点长大……”

她的叶瑛要快些长大。

一晃九年。

叶瑛说：“都过去了。”

机场大厅，赖姿把脸埋进叶瑛怀里，她忍了半天，她没想哭的，可叶瑛偏偏有这个本事，只用几个字就叫一向没心没肺的赖姿泣不成声。小时